

夏华来到龙水村

胡园园

夏华坐车转车再转车终于来到了龙水村。下车，鞋脚踩在地面上，干干净净的小白鞋就被飞扬起来的浮灰搞脏了，道路还是原始的泥土路，前面的路被前段时间下雨毁得不成样子。在村主任、书记的带领下，穿过一条长长的土路，再七拐八绕地穿过大片茶田，才到了居住的地方。

这茶田可真香啊，清新的香气不断袭来，让人好不惬意。居住的地方当然跟城里没法比。可不知为何夏华心理很平静，看了看茶田她又猛吸了一口气。

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些场景。“嘿，你说她行吗？平时娇生惯养的。”“我保证绝对不到一年，她就申请回来！”在她申请下村扶贫之前，许多人不相信。是呀，一个结了婚的人，不安安心心在家，下村干什么？

龙水村背靠大山，交通极不方便，虽然发展茶业但是产品滞销，卖不出去，村民大多外出打工，留守老人与小孩较多；学校就一个班级，老师也少得可怜。



夏华刚来，大家并不看好她，看着娇弱的样子别又是光说不练——假把式。可是夏华刚来没几天就跟村书记请求跟随领导们走访农户，多了解村里的情况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大家对这种定期访问还嗤之以鼻；一个月过去了，大家也在怀疑，这女娃娃到底能坚持多久？一年过去了，大家才意识到，这女娃娃是真心想在龙水村干实事。村民们慢慢地改变了偏见。

村里的赵大爷生病了，儿女都不在家，老伴儿又过世得早。夏华知道后，经常找他说话帮他解闷儿，听他说自己的儿子在城里如何如何优秀，考上了名牌大学，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，然后结婚了房子，小生活完全不用操心。赵大爷笑着说，唉，儿子前几天还想接我去城里住呢。嘿，你说说，我一个乡下老头子咋能住得习惯，我断然不肯去的……回回来回回说，夏华没有表现不耐烦，每一次，夏华总是笑着对大爷说，这样不都好得很吗？啥也不用操心，老爷子您啊，现在把身体养好是最重要的！

夏华自愿请求到村小当一名英语老师。孩子们的英语水平相当差，这给夏华带来了很大的挫折。一心想把孩子们英语成绩提上来的她一改平时的温柔，在课堂上带着些许严厉。

这一天，夏华在教孩子们用英语单词“苹果APPLE”简单组句。“我有一个苹果，

用英语怎么说呢？给大家点提示，苹果是A-P-P-L-E，‘有’的英语单词是‘H-A-V-E’，有哪位小朋友知道呢？”夏华环顾四周。突然小男生豆豆举手说：“夏老师，形容人‘很好’是哪个单词啊？”“形容人很好，恩，FINE，F-I-N-E。”夏华边写边说道。“那夏老师，老师这个词是什么呀？”豆豆继续问道。“够了，豆豆，要一步一步来，苹果这个词你学会了没？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来，其他同学也是，最近总是有同学问我一些其他的单词，比如：LOVE（爱）这个单词，以后大家要注意听讲噢。”说完，夏华继续讲解课文。

忙碌一整天来到自己的桌旁坐着还没喝口水，就听见“砰砰砰”一群孩子手都藏在后面跑了进来。“夏老师，生日快乐！”一群孩子突然站成一排，拿出别在后面的东西，原来是一张张纸，这些纸上有的歪歪扭扭地写了一段话；有的画上了画，有的将纸叠成了爱心状；有的……纵然多种多样，唯一相同的就是，每张纸上都用英文写上了一句：Teacher Xia is nice.（夏老师好！）夏华看了心里突然就跟在冬天喝了一碗热乎乎的汤，夏天吃了一个冰激凌一样，说不上来的舒服，之前所有的累似乎一下子释然，所有的工作一下子得

到了肯定，明明是小朋友送给自己东西，自己却像小孩子得到了棒棒糖一样开心。看着孩子们的面孔，她又很自责，平时上课比较严厉，今天早上还在批评大家，心中不禁又懊悔起来。这一个个小精灵似的小孩儿说到：“老师，上午我们没有怪您，‘老师’这个单词，我们问了语文老师，我们还害怕您告诉了我们，然后我们的惊喜被识破了呢。”夏华心里暖暖的，又后悔又开心，愣愣地看着他们笑，从第一个孩子看到最后一个，又从最后一个孩子看到第一个……

就这样就这样一直相处着，就这样就这样一直忙碌着，就这样就这样一直开心并累着。终于，夏华要走了，要走了。临走前几天，就有村民像约好了一样，轮流到点喊夏华回家吃饭。“哎，小夏，走走走，到我家，你大娘烧的鸡。”李奶奶喊道，“今天必须在我家吃好吃好！”开始她还推脱，看到大家伙都快生气了，夏华才知道，这些淳朴善良的大爷大娘们，都是真的把自己当亲孙女啊。

夏华是清晨离开这个村庄的，她悄悄地走出宿舍，穿过她熟悉的教室，穿过同学家的门口，空气里散发出露珠和青草的芳香，远处传来公鸡的打鸣声。她知道村里的孩子们该要起床了，再过一个小时，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三三两两地往学堂赶。是啊，这是新的太阳，是新的一天，他们将

来生活一定如阳光般灿烂。



侯李萍 摄

掩进泥土的公路

李太芳

这是一条废弃的公路。它连接着长集和夏店，原本成一张弓形。现在，改成了一条直线，而弯弓没有了。如同一个驼背老人，再也经不起生活的重压而躺下了。我推着一辆破车，无所事事地走在上面。秋风飒飒，白云飘飘，大地由绿变黄，眼前的路也由盛变衰。当年，它可是一条雄狮啊！驮着人们奔跑、腾跃，好不威风。现在，竟变成了昏昏欲睡的病猫，令人伤感。

实际上很少有人会对一条无用的路说些什么，除非想找回遗失的什么。

这条横贯东西的土路，虽然是条普通的乡间公路，但却是条交通要道。多少年来挑担的、推车的、送葬的、娶亲的……都在上面走着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断地上演着人间悲喜剧。我家离公路不远，六七岁时就在路边打柴放鹅，高兴了唱几

声，生气了就打鹅。对路上的事没放在心上。好事坏事与一个孩子有何关系呢？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天，突然看见路西腾起巨大的尘雾，才第一次见到汽车。好震撼、好新奇啊！一连几天心都怦怦乱跳，知道世上居然有这么神奇的东西。它虽然吓得我们避之三舍，却那么神奇、诱人，能把一大堆货物驮溜一下运到别处去，谁有这大本事？再后来，时常能看见亮闪闪的自行车飞驰在公路上，照耀公路的同时也照耀着人们灰暗的心。有一天，我居然看见一个女人骑车在路上跑，觉得既惊险又新鲜：前后两个轮子一条线怎能稳当啊！要是摔个仰八叉可就惨了！可人家那风驰电掣的潇洒样很令人骄傲。我心想，我要是能骑上这样的车多好啊！也许是为了当年这个情结，后来每次回娘家我都骑车去。熟悉的路线熟悉的路，感到

十分亲切顺畅，像小时候赤脚踩在母亲的胸脯上。

时光一闪，脑中幻出当年这条路上送公粮的情景：长长的公路上，一连几天涌动着辛苦不息，形成了一条流动的河。没有机动车的年代，人们只好用架子车，用肩膀挑，挑不动就两个人抬着走。烈日炙烤，热浪蒸腾，呛人的尘土飞扬在周身。挑担去时一身湿衣，空担回时满背盐霜。

每个生产队好几万斤的上缴任务，都是人们用汗水种出来的粮食啊！可自己只留一点点口粮，其余部分则毫不吝惜地用身体驮进了国库粮仓。不争论，不抱怨，似乎一切都是应该，一切都是应该。我的朴实忠厚的父老乡亲们啊，想想都让人流泪。和现在的美丽乡村相比，不知这算是这条路的辉煌历史，还是沉痛往事？要是再让老路看看现在的农民，种田不但不要上缴，而且还给补助时，不知是该垂头哀叹还是该拍手欢呼？

现在，这条路废弃了，静清了。除了弓

父亲的账本

王康奇

打我记事起，就看到家里老厨房的屋梁上悬挂着两捆沾满灰尘的旧纸卷。我非常好奇，就问那里面是什么，母亲对我说，是你父亲的宝贝——这些年的旧账本。

父亲出生贫寒，九岁时，我的爷爷就因患上当时的痲病——今天普普通通的肺结核无钱治疗而去世。父亲勉强勉强读了两年书，就没有条件读下去了，然而他天资聪颖，个性好强，又爱钻研，识字算术比人读过四五年都好，算盘打得啪啪响。十几岁就被安排到当时的生产队当会计，他干事认真、周到细致，丁是丁、卯是卯，一笔账一笔账记得清清楚楚。这样干了接近十年，因为工作突出，又被推荐到大队担任会计。大队的账目门类众多、纷繁复杂，需要父亲倾注更多的精力，他边干边学，总是把账务处理得井井有条、丝毫不乱。每隔一段时间，父亲就会把旧账目整理归类，需要上交的交给大队，可以自己留下作为凭证的他就捆扎起来，悬挂在厨房的屋梁上。这些账本越积越多，纸张因为时间久远都发黄了。

账本是什么？小时的我感到非常纳闷，它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心。有时我想端个板凳站上去瞅一眼，又怕自己个子小手摸不着，又怕绳子捆在一起解不开，更怕严厉的父亲发现发火责罚我。

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，父亲已经担任大队的大队长职务了，离开了他热爱的会计岗位。我想，那些悬挂在屋梁上的账本应该可以扔了吧。可是，它们仍像当初一样，稳稳当当地悬挂在那里，无论寒来暑往，岁序更替。

自从他担任大队长后，想和他见一面都很难，每天总是我没醒他已经走了，披星戴月才回来，那时我已进入了梦乡。东家邻里不和要调解，西家五保户房子遇上连阴雨要修补……父亲天天总是风风火火，忙得两脚不沾灰，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。

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，大队已经改换成了村，村里有些大户想担任领导，取代父亲。他们知道父亲能力出众、工作尽心、群众拥戴，就暗地里举报父亲账目有问题，要求上级派人彻查。乡里成立了联合调查组，派人到村来查账，把父亲从担任队会计以来那段时间的账务都查了个底朝天。最后调查组认为，父亲在任职期间，有些账目因为缺少凭据，确实存在一些问题，要求父亲停职等候乡里决定。

山雨欲来风满楼，面对人生中的重大打击，父亲坦然处之，他相信身正不怕影斜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父亲不是贪恋村书记的职位，他是焦急村里好多事情要尽快实施——几口当家塘要清淤，正在成长的油菜要施肥……

一个冬天的晚上，大雪纷纷扬扬，天气异常的寒冷，冻得人直打哆嗦。洁白的落雪泛着阵阵寒光，踩在上面咯吱响。偶尔传来几声狗吠，天地间显得更加寂静。父亲走到厨房里，搬了一张凳子站上去，把那两捆发黄的账本取下来，掸去上面面积存许久的厚厚的灰尘。借着昏暗的灯光，他把账目整理了一遍。第二天一早，父亲顶风冒雪把那两捆账本送到了调查组。

通过这些账本的前后印证，经过调查组的反复核查，他们一致认为，父亲在任期间，账务条理清晰、准确无误，那些举报都是子虚乌有、栽赃陷害。一场风波终于平息，也还了父亲一个清白。那两捆发黄的账本，又被父亲在厨房的屋梁上悬挂起来，直到老厨房坍塌翻新被移到堂屋。

事情虽已久远，父亲的账本，一场风波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一个人在世上做人要忠厚本分、诚实守信，做事要严谨细致、恪尽职守。



喜看农村新变化。周宜林 摄

节约用水 举手之劳

